

秋日絮语

□怀宁县振宁学校 郑 丹

棉花

秋天的田野，五彩斑斓。金黄的稻子低头盘算着离别的日子，连绵成一田的伤感。墨绿的青草没心没肺地分割着层层梯田，给他们镶上绿色的腰带。阳光在稻叶、青草上嬉笑，随着风儿跳过来跳过去。棉花站在高高的棉枝上咧嘴大笑，吐出一团一团的云朵，像母亲蓬松的白发。白发的母亲站在棉田中央，右手拿着剪刀，左手握住棉桃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似乎是棉桃的惊叫，棉桃离开枝干，母亲随手一扔，投篮高手一般将棉桃丢进篮子里。一阵风来，吹乱了母亲的白发，和棉花一起像溅落的浪花。

有时，棉花开得很少，散在棉田里像眼睛。母亲捏住棉桃，从棉桃的嘴里抽出雪白的棉花，绵绵不绝，就像生活的魔术师。母亲一边抽棉花，一边和我叙说着琐事，那些零碎像丝丝缕缕的棉绒从母亲的嘴里抽出来，被阳光镶上了金边，飘进了我的心里。独居的母亲最高兴我能在周末回家听她说话，即使我在棉田里站成一棵棉树。秋日的阳光像金色的绒毛轻柔地洒下来，笼在母亲的身上，熔成秋天里的金像。

如今，母亲走了，母亲种的棉花做成的被子盖在我的身上，让我在白云的襁褓里做了一个美梦。

板栗

我和母亲扛着竹竿、背着袋子上山打板栗，女儿走在前面。秋风飒飒，松涛阵阵，林间铺满了金针，踩上去，软绵绵的。女儿欢快地跑着，像极了林间的小兔，惊吓了一只躲藏的野鸡，扑棱棱地飞出来，绚丽的翅膀一闪就消失了。

板栗林矗立在路的尽头，深绿的枝叶密密匝匝，阳光在枝叶上流动，一个个板栗像锥形的刺猬蜷缩在枝叶间。母亲仰起头，眯起眼，伸出竹竿朝一团刺儿捅去。“噗嗤”，绿色的小球掉下来。女儿惊呼一声，赶忙去捡。“哎呦”，胖胖的小手缩回来。“咚”，树上的板栗掉下来，砸在女儿的头上，双手又抱住了头。小嘴咧成开裂的板栗，却笑起来。

母亲捡起蹦出来的栗子，递给女儿，慈爱的眼神包裹着女儿。“原来，板栗刺是保护板栗宝宝的”，女儿拿着光滑的板栗恍然大悟。我把打下来的板栗拢成一堆。板栗们挨挨挤挤，各自的刺儿参差进彼此的壳。

夕阳西下，倦归的鸟儿翅膀上驮着晚霞飞回林中。母亲背着板栗走在前面，女儿蹦跳在中间，我扛着竹竿走在后面。晚风拂动母亲的白发，根根抖动。霞光映着女儿小小的头颅。

如今，母亲走了，女儿也去远方求学了，我也长成了一颗板栗，满身是刺的外表下，是一颗牵挂女儿的光滑的心。

丹桂

教室前，一棵棵的桂花树就像一朵朵镶着金边的蓬松的绿云，不断地氤氲着香气；或者，像初长成的绿妹，长袖一挥，无数个隐形的精灵便翩然起舞，聚拢来，散开去。一群刚进初中的孩子聚靠在栏杆上，对着桂树指指点点、叽叽喳喳，笑容像桂花一样金黄。

修长的枝头，叠生着几片绿色的枝叶，如同张开的手掌，又似撑开的绿伞。伞下，是无数金黄的花朵，似点点繁星，若串串金铃。重重叠叠，挨挨挤挤。有的害羞地躲到绿叶后面，紧闭双眸；有的大胆地探出头来，张开笑脸，都在暗暗地使劲，看谁散发的香气最浓最远。一阵风来，花枝颤动，花香袭人，分不清谁是谁的香了。于是，满树流金，满树喧嚷，满树芬芳。

我望着这群孩子，有的凝神细思，有的极目远眺，有的拍着栏杆。那闪烁的眼眸里是无尽的憧憬。我能用三年的时光让他们开花吗？我愿自己生出片片绿叶，呵护着他们。让他们香气远播，连灵魂也沾上香气。

花开花落，那群孩子们踩着金色的花瓣巧笑着离开，去追逐香甜的梦。我站成一棵树，不断在秋天遥望，在秋天迎接。

秋天里，记忆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。

补 丁

□定远县职工子弟小学 余元杰

也许，你并不知道补丁
锅碗瓢盆都有过补丁的记忆

真正意义上的补丁

是裁剪衣服的边角料，以及
收集的碎布头，母亲的补丁
大多与剪刀针线在一起
用补丁，要选择大小和颜色
不能浪费不至于太扎眼
油灯下，补过衣服鞋子袜子
补过盛粮食的布袋，甚至
布鞋的千层底也曾借用过补丁

一根扁担往往也会有几块补丁
扁担下的肩头或膝盖前的补丁
懂得生活的分量，前行的艰辛
一针一线，缝补衣服也缝补岁月

补丁并不规则，如同岁月的伤口

补丁，补过疼痛与苦难
也补过风雨中的温暖
拼接过书包也拼接节俭与智慧
穿着补丁的衣服，有母亲的温度
至少走在路上，别人
不会说你是一个孤儿

舌尖上的乡愁

□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时培余

我家有个菜园子，菜畦间种着各色菜蔬，塘边栽种果树，有梨树、李子树、桃树、杏子树、柿子树、桑树。夏秋两个季节最是快活，可以吃到多样的美味。

今日单表一表梨子。

天下的花中，要说白，当数梨花。春风荡漾，梨树花开，千朵万朵，压枝欲低，白清如雪，玉骨冰肌，素洁淡雅，靓艳含香，风姿绰约，真有“占断天下白，压尽人间花”的气势。那时家家户户塘边种着梨树，春来花开绵亘相连，美不胜收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这是描写雪后美景的诗句，倘若描写梨花盛开的美景，用“忽如一夜北风来，塘边飞来香雪海”来描绘最好。

我家塘边梨树大抵可以分为四种：黄梨、麻梨、碾子梨、苹果梨。黄梨，因其果皮呈黄色而得名；麻梨，因其果皮上有小麻点而得名；碾子梨不像其他的梨一头大靠近果蒂处小，碾子梨像极了打稻谷的石碾，两头一般大，标致得很；苹果梨酸中带甜，很像苹果的味道。

梨子品种不同，成熟的时间也有差别。夏秋之间，梨子陆续成熟。麻梨最先可以吃，麻点愈明显的梨子，其味道愈好。黄梨的皮薄肉白，既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煮着吃。煮熟了吃更甜一些，因为儿时每每吃煮黄梨手指都会黏乎乎的，很像麦芽糖饼的黏。午后或是晚间，没有吃食，就煮梨。一口气三四个梨子下肚，五脏腑便寂静下来。冰糖炖黄梨还可以治感冒、咳嗽。我咳嗽久了，祖母就用此法，一连吃上几天便能奏效，很是过瘾。

最喜的是苹果梨，单是听这个名字就是极好的。盛夏午后，塘边石板（石板是长约一丈的青条石，一头搭在塘边，一头由两根木桩固定，伸向水塘里，可是洗菜捣衣的好地方。）上一边冲凉，一边寻找颜色泛黄的苹果梨。吃梨要选品相端正的，家乡还有句挑选瓜果的顺口溜“歪瓜瘪枣周正梨”。发现目标后，低处的一伸手即可够到；倘若在树梢，就用小果叉一戳。也不立马上就吃，力求味道甘美，往往放在水里泡一会，退了热气再吃。一口咬下去，脆甜爽口，满口生津。靠近石板的那棵梨树，不知是不是因为上面攀着金银花的缘故，梨子最是香甜。答案再也无从找寻，金银花尚在，梨树已经老朽亡故了。那些和梨树一起老去的光阴啊，深掩在日渐荒芜的老园子泥土里。

碾子梨又名秋半斤，秋后方成熟，因其个头大而深得人们的喜爱。成年后才知晓梨的品种远不止家乡的几种，河北的鸭梨，安徽的砀山梨，新疆的库尔勒梨……但总感觉吾乡的梨味道最美。

又到蘑菇采摘时

□六安市金安区横塘岗初级中学 王宜茂

秋风裹着秋雨，“噼里啪啦”地砸在窗户玻璃上，雨声时疏时密，就像大自然奏响了一曲交响乐。下半夜，雨骤然停了，乐曲划上了休止符。忽然，深邃漆黑的夜空传来了大雁“嘎嘎”的叫声，显得响亮而悠远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大雁马不停蹄地赶路，飞向南方去过冬了。

听到雁声，我心中一阵惊喜。因为小时候，妈妈告诉我，大雁南飞，路过我们这儿，抛下粪便，便会生长出许多“雁来菇”（蘑菇）。我梦寐以求的采摘蘑菇季节终于来了。

早晨，开门一看，天空阴沉沉的。门前的水杉树叶落了一地，给地面铺上了一层黄色的地毯。气温并不低，大地湿漉漉的，地面凹处存有积水。不久，太阳穿过云层，露出了快活的笑脸。十月小阳春，不错的。阳光还是那么暖洋洋的，照在湿润松软的土地上。那土壤踏上去潮湿而不粘泥，空气里充满着秋天特有的泥土芳香。

雨后的小山村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清爽。近处的村庄享受着秋阳的朗照，远处的青山起伏绵延，明晰了许多，就像一幅水墨画。树叶被洗得发亮，山上的松树显得更加青翠，草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，天空显得更加深邃湛蓝。我想：这种温度最适宜蘑菇菌种孕育生长了。

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决定回老家山上找蘑菇。一是想沿着童年的足迹放松心情，寻找几份快乐，二是顺便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。

我穿上胶鞋，和妻子一起，拎着竹篮，带上一根竹棍和一把柴刀，向我童年时最爱的大山进军了。

几天阴雨几天晴，山变得朗润起来了，“娟然如拭”。走在山林间，清风扑面而来，带来了山上特有的清香味。抬头仰望，天空如宝石一般幽静深蓝，丝丝缕缕的白云变幻着自己的身姿，在蓝天上飘逸而过。我们踏在铺满松针和落叶的软绵绵的泥土上，洗耳聆听不知名的鸟啼声。我的心显得无比轻松，身心陶醉在这久违了的幽静青山中。

我和妻子分散开来，用竹棍搜寻着草地、落叶，心里充满了希望。这些大自然的“精灵”，顽皮地和我们捉起迷藏来。我在布满草皮和落叶的地面上搜寻着，仿佛地雷兵“探雷”似的，轻轻的，慢慢的，怕惊扰了这“小精灵”的酣梦。我在有些发黄的草丛中，铺着一层落叶的树林下，寻找着。忽然间，那被草皮半遮半掩着，一个褐色蘑菇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。我蹲下身体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扒开草叶，那蘑菇探出头来，好似一个胖乎乎的小娃娃，酒盅口大小。我沉住气，控制着自己惊喜的情绪，担心一伸手就会碰烂它。我小心地将手顺着蘑菇柄，一直探摸到它的胖乎乎根部，用手一拧，那蘑菇根部带着一点泥土，连根拔起。它很健康，你看，它那圆形灰褐色的蘑菇盘，里面隐藏着锯齿状的身体，简直就像一个快乐的音符。自此，我不断地寻找，不断地发现，就像在做一场“寻宝”游戏，收获颇丰。

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”这山里，只有我和妻子两个人，显得十分寂静。山里不时地传来我们用刀砍着荆棘的声音，和身体与树叶摩擦发出的声音。虽然时隔太久，但我对这山太熟悉了，小时候，我与小伙伴们一起上山捡蘑菇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那是四十多年前的集体时代，我才十几岁。秋后的山林，柴禾砍了，木柴砍回去烧锅作燃料用，就连松树枝丫也砍下了，山上显得十分开朗透明，毫无遮拦。雨后的秋日，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山捡蘑菇。那时山上只要有草皮，松针覆盖，就可能有蘑菇。我们专门找有草皮的地方。坟沟里的草皮最厚，有一次，我从那里发现了一大群蘑菇，有小碗口大的，有酒盅口大的，有纽扣大的……我一声呼喊，小伙伴们一哄而上，一会儿，人人拣了一大串。那时，我们用荒草串着蘑菇，看谁捡的串数最多。不多久，我们拎着一嘟噜一嘟噜蘑菇，各自回家了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可高兴了，洗净蘑菇，用青菜一起炒制。一锅青菜，加上几个蘑菇，即使没有多少猪油，整锅青菜也都鲜滋滋的，香喷喷的。就像在锅里加上了老母鸡汤一样，一家人乐呵呵地吃得津津有味。

采蘑菇，采的是人生的悠然恬淡；食蘑菇，食的是生活的返璞归真！